好书过眼

与马克·吐温重逢在夏日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马克·吐温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实验小学 张弛

我从小爱看书。身为“90后”，在我的学生时代，“纽伯瑞”等国际儿童文学奖作品还没有像今天一样普及，依旧缺少“童书”的滋养。那时，我的“书库”基本上是由父亲建立起来的，我接触并阅读的多是世界名著：雨果、欧·亨利、狄更斯、海明威等著名作家撰写的经典著作。年幼的我，在一座座文学高峰间攀登，以孩子的眼光审视不同的艺术风格，时而陶醉于文字的魅力，时而也会因无力理解作者成人化的表达而产生诸多困惑。然而，有一位大作家，他的作品却没有让我产生任何隔膜，第一次阅读便深深喜爱，他就是马克·吐温。

第一次读马克·吐温的作品，是在三年级的暑假。一天，父亲给我带来一本青少版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波利姨妈连叫三声“汤姆”却没人答应的经典开篇一下子吸引了我，汤姆是那样调皮、机灵、聪慧，他的快乐和烦恼如此真实，他的冒险如此令人神往，我第一次在阅读中找到了与自己相似的存在。读罢此书，我立刻去寻找完整版的原著，后来又读了《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等马克·吐温的其他作品。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自己主动找书，而不是看父亲给我推荐的作品。那时，我心里还没有“童书”的概念，更不知道什么是“儿童视角”，但我隐隐觉察到了两本历险记与其他书的不同——它写的是孩子的生活、孩子的想法、孩子的向往。就这样，它奠定了我对童书的特别的爱……

时光如梭，转眼，我已经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孩童，变成了一个小学语文教师，带领孩子们阅读儿童文学，已不仅仅是我的个人兴趣，更是我的责任。然而，在儿童文学作品数量激增的环境下，如何选择其中的经典进行阅读推荐，保证儿童的阅读质量，从而平稳地过渡到更有深度的经典阅读阶段呢？我又想起了马克·吐温和他笔下的孩子们。《汤姆·索亚历险记》既是“孩子的书”，又是“经典的书”，是一个完美的“过渡者”和“陪伴者”，能让孩子在轻松欢乐中接触经典，品味经典。

于是，去年暑假，我又翻出了已经蒙尘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决定重温经典。如今，我的身份更加复杂，阅读体验也更加丰富：我是一个成人，在阅读中回味童年，享受以儿童视角看世界带来的快乐；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欣赏文本，领略作者的语言功力和深刻思想；我还是一个语文老师，在阅读中思索意义，找寻本书对儿童阅读教学的价值。

这是一本奇书！今天，儿童文学的写作已经在高度自觉地“为孩子服务”，非一流的作家，可能会过分拘泥于“儿童能不能接受”，不敢表达一些东西。而马克·吐温则没有这样的顾忌，阅读他的作品，乍看有一种“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感觉，但仔细品味，书中的情节其实一直被一个自由的灵魂串联着，这个灵魂千变万化，自由地表达着，但也从不失去自我。

这个灵魂，有时是儿童。让我们来欣赏他如何描写孩童的一次模仿游戏吧：“他正在吃苹果，不时地发出长长的、好听的‘呜——’的叫声，隔会儿还‘叮当当、叮当当’地学铃声响，他这是在扮演一只蒸汽轮船。他越来越近，于是他减慢速度，走到街中心，身体倾向右舷，吃力、做作地转了船头使船逆风停下——他在扮演‘大密苏里号’，好像已吃水9英尺深。他既当船，又当船长，还要当轮机铃。因此，他就想象着自己站在轮船的顶层甲板上发着命令，同时还执行着这些命令。”这还没完，马克·吐温还近乎啰唆地描写了这个孩子是如何自问自答，配合拟声词表现着轮船航行的全过程。作者将平日对儿童的观察和理解，完全融入了文字，形成了“儿童对成人世界的模仿”的奇妙再现。这兼具游戏的幽默感与仪式的神圣感的片段，难道不是一首儿童想象力的赞美诗吗？只有一个真心爱孩子、懂孩子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片段。

这个灵魂，有时是思想家。马克·吐温写作风格以幽默见长，一生为读者带来无数欢乐，而他的幽默，是基于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理解。在重读了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后，我不由得想，其实儿童才是真理的洞察者，只是他们没有洞察真理的自觉，而马克·吐温兼具了儿童的视角和成人的自觉，因而才有了这样的深刻。汤姆被罚刷墙，于是他把刷墙的工作描述成奖励，诱使其他孩子替他工作，而自己坐享其成，这精彩绝伦的片段后面，加上了这样一段议论：“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大法则——那就是为了让一个大人或一个小孩渴望干什么事，只需设法将这事变得难以到手就行了。”马克·吐温借汤姆的观点进一步下了结论：“所谓‘工作’，就是一个人被迫要干的事情，至于‘玩’，就是一个人没有义务要干的事。”真理，往往就是这样简洁。

这个灵魂，有时还是社会观察家。马克·吐温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写谁像谁”，即使是写最天真的儿童，也能自然呈现出清晰的社会性。同为大作家的海明威曾经高度评价马克·吐温，认为他的作品足以作为“整个现代美国文学的起源”。他笔下的人物，不仅合乎个性，而且合乎时代背景。汤姆是个普通美国小孩，他会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无意间诋毁黑人和印第安人，说出“黑人没有一个说真话”的结论；哈克贝利·芬文化程度不高，就以为波士顿倾茶事件是某位国王的恶行，身在美国却发出“我就想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国王”的慨叹……可以说，马克·吐温在刻画人物时不仅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暗含了对时代的反思：天真无邪的儿童说出歧视的话语，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了解民主体制……马克·吐温不动声色地把这些思索与观察，以平静而幽默的形式隐藏在文字之间，让人发笑的同时，更引人深思。

暮然回首，马克·吐温已不仅仅是一位知心朋友，更是一位心灵成长的导师，一位阅读教学之路的引领者。我想，是时候把他介绍给更多的孩子，让他们也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同伴了。

师者与书

永不凋谢的玫瑰

《不跪着教书》
吴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无锡市新安中学 金军华

第一次见到这本书，是被它的名字吸引——《不跪着教书》，5个字闪耀着独立人格的光辉，传递着一种教育的理想信念。这是吴非先生的一本教育随笔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有关教育问题的随笔杂感，作者怀着对历史与现实的忧思，从教育细节入手，阐述了教师应有的追求，披露了人们都熟知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的现状，揭示了其方方面面的社会根源，表达了对人和生命本质的全面关注，全书洋溢着浓郁的责任意识和人文气息。

书中的第一篇叫《永不凋谢的玫瑰》，文章先叙述了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先生的一段真实经历。乌克兰巴甫雷什村中学校园的花房里开出了一朵硕大的玫瑰花，每天都有许多同学来看。这天早晨，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幼儿园的一个4岁女孩在花房里摘下了那朵玫瑰花，抓在手中，从容地往外走。苏霍姆林斯基很想知道这个小女孩为什么摘花，他弯下腰，亲切地问：“孩子，你摘这朵花是送给谁的？能告诉我吗？”小女孩害羞地说：“奶奶病重，我告诉她学校里有这样一朵大玫瑰花，她有点不相信。我现在摘下来送给她看，看过后我就把花送回来。”听了孩子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他搂着小女孩，在花房里又摘下了两朵大玫瑰花，对孩子说：“这一朵是奖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好的孩子。”

这个故事让吴非先生久久地感动着，他用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出了一道材料作文题，让学生续写，结果大失所望：几百个高中学生，其文章中心都是教育家如何教育小女孩不能损坏公物，教育家对儿童缺乏良好的道德教育而忧心忡忡，甚至写了教育家对小女孩作出的处罚……他对此感到痛心。教育不应该缺乏情感的体验、理解与共鸣，苏霍姆林斯基对4岁小女孩的表现没有给予温柔或严厉的批评，而是“在花房里又摘下了两朵大玫瑰花”，给予孩子的是情感上的认同，因为孩子的举动出于爱，这份爱应该受到肯定。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小时候的求学经历。钱老小时候是个“留学生”——小学五年级前留了3次级，顽皮贪玩，不爱学习，经常旷课，老师同学都说他是“聪明面孔笨肚肠”，他一度对学习失去信心。就在这个重要关口，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武钟英。之后，武老师用教育的爱与艺术将淘气、灰心的钱梦龙引导到爱好学习、充满自信的道路上来。钱老深情地回忆了3件事，一是引导他学会查字典。武老师使用了诱导法：“老师、同学们都说你笨，你是不是想知道自己到底笨不笨？”钱梦龙正想知道，武老师趁机教他查《王云五小字典》：“现在我教你，如果你能学会，就可以证明你不笨。”钱梦龙立即学会，并当场查出几个老师给定的字，得到老师的赞赏。二是布置“光荣任务”。武老师让钱梦龙自备一本字典，每教一篇新课文，都要把生字词查出，抄在黑板上供大家学习。三是推荐看书发文。武老师推荐给他的第一本名著是《爱的教育》，又把他的一篇小作文推荐到地方报纸上发表出来。这3件事环环相扣，由浅入深，充满教育艺术与智慧，教查字典激发学习兴趣，而后布置任务巩固学习兴趣，继而推荐名著阅读培养读书写作热情。

由此可见，一位好的教师对学生的成长是多么重要！钱老是有福的，在他孩提时代能遇上一位有爱心、懂教育的老师，深深改变与影响着他的一生。

我的班上有一个学生上学总是迟到，同学们背后都叫他“迟到王”，班主任批评多次也不管用。有一次，在第一节语文课上了10分钟后，我听到有人在外面喊“报告”。打开门，只见他背着书包，头发凌乱，“呼哧呼哧”直喘着气，这时教室里响起一片嘲笑声。我说：“快到座位上去吧。”他红着脸，低着头跑向了自己的座位。我和同学们说：“看得出，他是一路跑来的，他心里面肯定很着急，他想尽快赶到学校来上课，尽管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他晚来了，但他还是来了，其实他本可以在街上兜一圈，等到下课铃响后再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的到来。”掌声久久不息。

第二天早上，听班主任在和其他老师议论，那位“迟到王”破天荒是全班第一个到校的。这时，我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其实，我说那番话不仅仅是为了激励那位迟到的学生，我还想在其他学生的心中，播下这样一颗种子：老师是爱每一个学生的，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的心灵之花才会舒展开来。

书里书外

找到大写的“人”

《教育的积极力量》
凌宗伟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福建省惠安高级中学 张家鸿

“不可以只将教育视为幻想和美梦，也不应该畏惧教育的复杂性，而应从人的发展出发，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做出我们可能做的努力。”《教育的积极力量》正是凌宗伟做出的努力之一，这本书也是基于当下教育现实的务实书写。当前的中国教育，正处于一个积重难返、亟待改革的处境。“想办法应付就是”，当一个教师身处改与不改、变与不变、突围与不突围的两难境地，作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办法是怎么想到的？多读书、多思考、多实践。如何寻找并获取教育的积极力量？从改变自我开始。通读此书，我明白了读与写正是作者的日常。这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每一个教师都天然具备的优势，这也让作者的见解与建议有了更辽阔和更长远的意义。

“尽职的教师不是只告诉学生是什么，更不是让学生去相信什么，而是尽其所能引发学生在已有资源的基础上求证：证真或证伪。”学生如果只会做题解答，不会提问和独立思考，怎能自主地行走于世间？但现实是，“我们更多强调的是统一与服从”，且给学生送去“遵守纪律”“有集体荣誉感”的美誉。凌宗伟说：“如何从短浅的‘效率’眼光中跳脱出来，从利益的疯狂角逐和百般讨好中觉醒，也许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

教育中不见了“人”，又岂能算是教育？现在有一种怪现象，教师为研究而研究、为课题而课题，根本不顾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在不见了“人”的大前提下，即便研究的结论再宏大，课题的级别再高，数据再错综复杂，都是假的、无用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得到越多人的认可，越显得是个笑话。“我们的研究只是为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探寻有助于学生的生长和我们自身生长的路径的研究。”说到底，研究与课题都应聚焦于“人”。

沉沉暗夜里即便只有一点星火，我们也要坚信黎明迟早会到来。教育的积极力量要从哪里得来？从人的心中得来，从一颗颗愿意改变教育现状且乐于为教育事业奔走呼号的人的心中得来。整本书逾20万字的篇幅，作者贯穿其中却秘而不宣的一条主线就是找“人”，把一个个被隐没在教育乱象中的人找到，这些人既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

《教育的积极力量》其实是凌宗伟在阅读与现实相互关照、相互碰撞之后的产物。他的批判不是高喊口号的感情用事，而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实实在在的表达。正如他自己所说，批判不仅是批评，“更多的是思考与分析，就是透过对表面现象的思考与分析，探究其发生发展的原因与所在的思维和表达过程”。

他的批判固然有力量，却不锋芒毕露，还带有温情的底色，因为他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找到一个个大写的活生生的“人”，为了在批判中建设，在建设中完善，在完善中继续前进。凌宗伟为了把“人”找到的种种作为，其实就是为了回归教育常识，还原教育本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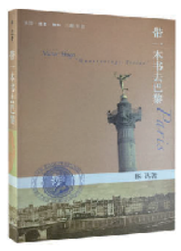
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成绩、录取率、就业率，而是人的成长，让他们成为一个大写的独立自主的“人”。凌宗伟的阅读、思考、写作，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尽力而为，可谓用心良苦，我对此感同身受。他说：“教育的过程，精神成长在先，其次才是科学获知。教育的功能在‘照亮每个人心智的理性’，唯有此，每个人才能从本源深处发出自主自能的决定和意愿。”对本书的读者来讲，收获启发固然好，更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环视周遭的现实，从一点一滴的改变做起？

身为教师，我们应想尽办法让学习真正地发生，要“调动学生的激情，触发学生的动力，鼓励学生质疑批判”。我们不能无视部分学生在教室里的恐惧感与挫败感，自以为是地控制管理，而从来不曾试图去了解他们。教学不仅不能模式化，更不能用固定的模式套用不同的课堂。教学目标的设定不能来自教参，而要更多的来自学生。“许多时候还必须同学生商量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而不单单是教师单方面根据各种要素的分析提出来。”

从《你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到《教育的积极力量》，变的是叙述的视角，不变的是作者一脉相承地推动教育改变的决心与力量。读完此书，意犹未尽。

书海沉思

放逐自己到书中



《带一本书去巴黎》
林达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张丽

难得有一天的闲暇，把自己放逐到书中。难得有一本书让人感觉像晚霞玫瑰般的浪漫，又如鹤冲云霄般的痛快淋漓，它就是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

好的文字是有容颜的，也许是为了吻合巴黎浓烈的浪漫气息，这本书的文字呈现出斑斓之色，甚是妩媚妖娆。

巴黎街头的伏尔泰咖啡馆前临塞纳河，右面西岱岛，左邻卢浮宫。从咖啡馆望出窗外，“一切都笼罩在一片金红色的晚霞之中，就像在漾开的嫣红雾色之中，撒开了一大把金色的细沙”。

安布瓦斯城堡貌不惊人，游人路过总是脚步匆匆。当你在黄昏时分、暮色苍茫之际，“经过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围墙围着的羊群，穿过如画般的葡萄园，从山坡上缓缓下来，走进卢瓦河边的安布瓦斯城”，你可知道这里是达·芬奇最后的栖身之处？

雨果家门前的穿廊里，一位小提琴艺术家正在演奏着悠扬的乐曲，“拱顶下的背景光亮里，是一个精彩的剪影。随着小提琴琴弓的节奏，他的头顶上一撮金色透亮的头发，正在那里跳跃”。

在这样的文字背景中，18世纪法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伏尔泰走在自我放逐的路途中；侯爵、伯爵和他们的夫人正为遭受缧绁之祸的“思想的异端”狄德罗游说奔走；还有那巴黎圣母院的广场上，卡西莫多正被当众鞭打凄声呼号，吉卜赛姑娘埃丝米拉达穿着火红的纱裙，提着一罐水，牵着纯白的山羊，款款走上刑台，她俯下身子给他喂水，长长的发辫垂至腰际，无声的举动仿佛是钟楼的钟声在静寂的人群里震荡，又如柔韧的鞭子直甩向瓦蓝无云的广场上空。

能够把游记散文写得沧桑深沉是一种本领，能够把名胜古迹背后深邃厚重的历史写得如火如炬、烛照鄙陋，则更需要有鉴古辨今的胆识和功力。

在凡尔赛宫回望路易十四，才知道原来金碧辉煌的宫殿流光溢彩的镜廊是雄心勃勃的君王急于求成的得意之作：宽大规正的水池，肃穆无言的大理石雕像，再大的树，都要把树冠修剪成棱棱角角的矩形。以后教学《凡尔赛宫》一课时又可以有一个新的视点，将凡尔赛宫的华丽堂皇、严整少趣与卢浮宫的朴素典雅、庄重雍容对照，建筑是艺术，却也免不了会投射上特定时期的政治背景。

读《巴士底狱还在吗》，我惊讶于法国君王竟然可以像开空头支票一样开出空头拘捕令，赠送给王室贵族，王室贵族可以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送进巴士底狱，法律如同儿戏，人命犹如草芥；我思考法国大革命为何会爆发在政治统治相对温和的路易十六时期而不是强硬暴虐的路易十四时期；震撼于千年旧制度下的宿仇可以在瞬间伪装成革命的面孔来宣泄私恨，革命真的不该是华丽的戏剧，而应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逻辑谨严的行动，以“自由”为名的无秩序暴乱与理性改革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读林达的文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样犀利的笔触，同样冷静的思考，带着你的思想往返于古今之间，游走在历史的表象和现实的内幕之中，腾跃深潜，跌宕起伏，岂不快哉！

一日的放逐，换来满怀的快意。

本报地址：南京市草场门大街133号 邮编：210036 广告许可证：3201004790039 承印：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440号 印刷投递质量监管中心：025-86275689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150元